

# 善士瑚站官

关士杰

## 一、寺庙大钟铭刻站官瑚图礼

扶余市博物馆，现保有一口清光绪年间浩色站福庆寺的铁铸大钟。通高1.15米，为喇叭花形。钟上铭刻着：

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

皇清万岁

兹因浩色站福庆寺敬铸神钟一口，所有旗站承办会首及乐施銜名列后：

计开

六品銜笔帖式瑚图礼

领催委官六品军功杨文斗

关防档册达杨永春

乌枪营法哈达、张富太、杨芝、杨有用

会百站厂马文喜、魏凤保……

大清光绪十一年六月谷旦

参与铸钟人，既有本站官兵，当地道人，匠师，也有佃都讷、会百站的施主。可见当时各站之间的联系，非常密切。

承办人中，第一名为六品銜笔帖式瑚图礼。这六品銜系官之品级，人人皆知，而笔帖式则多不知是何官职。按清康

# 善士瑚站官

关士杰

## 一、寺庙大钟铭刻站官瑚图礼

扶余市博物馆，现保有一口清光绪年间浩色站福庆寺的铁铸大钟。通高1.15米，为喇叭花形。钟上铭刻着：

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

皇清万岁

兹因浩色站福庆寺敬铸神钟一口，所有旗站承办会首及乐施銜名列后：

计开

六品銜笔帖式瑚图礼

领催委官六品军功杨文斗

关防档册达杨永春

乌枪营法哈达、张富太、杨芝、杨有用

会百站厂马文喜、魏凤保……

大清光绪十一年六月谷旦

参与铸钟人，既有本站官兵，当地道人，匠师，也有佃都讷、会百站的施主。可见当时各站之间的联系，非常密切。

承办人中，第一名为六品銜笔帖式瑚图礼。这六品銜系官之品级，人人皆知，而笔帖式则多不知是何官职。按清康

# 目 录

## 关于瑚站官

- 善士胡站官.....关士杰 (1)  
我的曾祖父瑚站官.....白瑚成 (7)  
窦柏舟及其女子义学.....左永山 (11)

- 活着，与敌人势不两立.....廖国文 (26)  
死了，叫敌人望而生畏

- 忆刘述先.....关士杰 (47)  
无私的奉献 光荣的一生.....戈立奇 (61)  
胡静云传略.....徐达音 (77)  
郭山谈“二人转”.....关士杰 (85)

# 善士瑚站官

关士杰

## 一、寺庙大钟铭刻站官瑚图礼

扶余市博物馆，现保有一口清光绪年间浩色站福庆寺的铁铸大钟。通高1.15米，为喇叭花形。钟上铭刻着：

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

皇清万岁

兹因浩色站福庆寺敬铸神钟一口，所有旗站承办会首及乐施衔名列后：

计开

六品衔笔帖式瑚图礼

领催委官六品军功杨文斗

关防档册达杨永春

乌枪营法哈达、张富太、杨芝、杨有用

会百站厂马文喜、魏凤保……

大清光绪十一年六月谷旦

参与铸钟人，既有本站官兵，当地道人，匠师，也有伯都纳、会百站的施主。可见当时各站之间的联系，非常密切。

承办人中，第一名为六品衔笔帖式瑚图礼。这六品衔系官之品级，人人皆知，而笔帖式则多不知是何官职。按清康

熙时，各部院衙门，皆置笔帖式。有翻译、缮本、贴写等名目，掌翻译满汉章奏、文籍等事。有七品、八品、九品之分。六品者则为按功行赏所得。那么瑚图礼又为何许人也？恐怕现在人知之者甚少，而于清末民初之时，他在新城一带却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。因其于浩色站（新站）、逊扎保站（五家站），久居站官，故人多称之为“瑚站官”。并多以为他姓胡（瑚），其实不然。

要问他究竟姓甚名谁？还得从满族人的民族风俗谈起。满族人对旗中有名望的人物，喜以名作氏称之。比如这位站官，他是伯都讷驻防的旗人。是满洲族“巴雅拉氏”译音“白”姓，名瑚图礼、字福海。人们称之为“瑚站官”是取其名之第一字加以官衔而敬称之。

民国立，满族人多无官可做，这种以名作氏之习，亦随之免掉了。如瑚站官之子名叫白贵、孙白祖荫、白汝荫皆以“白”为姓了。

## 二、克勤于邦、克俭于家、屡升迁

站官同胞兄弟五人，姊妹二人。父亲一人俸给微薄，食指又众，因而家计贫困。兄弟中站官居长，七岁曾从乡师读书，后因无力备束修，不得不忍痛辍学。遂率诸弟赴松花江南岸砍柴佐炊。朝出暮归，手足胼胝，如此辛勤劳动，长达数年之久。

站官抚诸弟姊妹，极能友爱而督责亦严。诸弟事兄恭谨，因而家庭和睦。但父母身体日衰，子女年幼。子怕亲忧，不敢言读。亲怕子劳，有伤童身，各自心有隐痛。

年十八考入八旗官学读书，该学堂完全官费。次年投效副署，充当抄写文件的书记。因工作出色，不久委为笔帖式、

前锋、领催、章京。光绪九年、经副都统补授浩色站笔帖式。俸给稍优。十四年调补逊札保站笔帖式。在任十八年之久，克勤克俭，兢兢业业。后经吉林将军练放满教习、拉林仓官。宣统三年转补骁骑校、防御、因河南赈捐案内出力，赏知府衔。

当时副都统衙门分五司，并设协领四员以统军队。协领下面又设佐领、防御、骁骑校，领催、前锋等官。每一司下面设有屯官、站官、教官、笔帖式等。

站官对以上的文官武职，屡次升迁，多有大于站官之职者，何以独于“站官”之名而著称？自然有其原因。

### 三、精心驿站、报国济民、赤心肠

据逊札保站的老人讲：清朝时代，十分重视通往北部边陲的站驿设施。为了不误传递公文军报，驿站里每天都要备好全副鞍马，一壶酒、两个馒头和两个鸡蛋。见差人由上站飞马而来，就一定要于此换人换马。如果见到驿差头上插有鸡毛，则为急文的标志，只能在站上换马而不换人。上站驿差一到，立即由两个人将其扶到本站备好的马身上，然后递过酒、馒头和鸡蛋。驿差在马上将酒一饮而尽，把馒头和鸡蛋往怀中一揣，便扬鞭打马而去。站站如此，直到终点。

驿站除了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之外，还转运官物、迎送官员来往和对关内外交通贸易，各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发展的作用。逊札保站地当要冲，但号有“难治”之称，站官调补该站后，清廉自持，诚以待人，关心民壮生计教养，不遗余力地擘画经营。在乌拉将军府经伯都讷，通往黑龙江传递指令书札上，作用积极。并把逊札保站治理得水旱交通非常活跃，百业腾飞，为周围百里农、林、渔、猎产

品之主要集散地。有鱼米之乡之称，乡之老人至今犹念念不忘站官之政绩。

光绪二十六年，帝俄侵我边疆。黑河难民逃至松花江北岸者数万余人，流离失所渴望急救。时瑚图礼为逊札保站站官，念及国难民困，乃纠合爱国人士，集得小米三船，备运灾区。时俄兵沿路搜杀，惨无人道。土匪亦乘间四出劫掠，人皆视航运为危途。而为站官此行担忧。但站官不顾身危，毅然愿往。并曰：“万人活、胜于我一人也！”遂催船冒险前进。历万难、挺身运米至灾区以赈之，全活者无不感念。从此瑚站官之名，远近皆知。

#### 四、弱者获教、老者得养、大善士

站官侍亲以孝，教弟以义，弟等亦因以各得差委。由是家道渐裕，而站官仍克勤克俭，以身作则。一钱不枉用，犹如寒素时。但乐于施舍，对亲族之衣食不给者，婚丧不举者，皆倾囊相助，而无吝色。对百姓由于兵荒马乱，战事不停，因而年荒谷贵，贫者无以得食，站官忧之。乃自力设粥厂，日日施舍以资救济。后因贫民请求，改粥为米，每日每人施米一碗。计县内待米而举火者，不下数百家，岁施米四百石。自清光绪二十六年以来，天天施舍，三十年如一日，风雨寒暑，亦无稍间。

光绪二十七年春，站官见贫苦之家子弟无力读书，正如自己童年时不敢言读一样苦恼。乃倡议义塾一处，聘请教师五人，专教贫苦子弟，授以谋生之知识。开办四年余，成绩斐然。嗣因设学校，义塾乃停办。

#### 五、总统题褒益尽慈心，不求报

民国初年，邑绅因乡民感戴，列举站官善行合辞呈由县

留转请旨及中央。民国七年十二月，蒙大总统题褒“急公好义”匾额，加给二等紫绶金质褒章，特锡褒亭。时站官年已七十有二，但精神健爽胜于往时。

晚年益尽心慈善事业，施舍棺木五百余具。各处赈捐，皆首倡之。凡所施与，不求报，惟行之心有所安。常瑜家人曰：“学吃亏为吾一生得力处，能以诚拒济之，则天下无不可处之人，无不成之事。每生一念，行一事，须以待人三白反，处事两如何二语，自相警惕。人能如此，庶乎近焉。”

邑人感德祝曰：

物与民胞钦伟抱，

躬膺天语锡褒荣。

#### 六、修髯童颜，矍铄过人，貌和厚

六十年前，我读初中时，站官常来我家与祖父攀谈。祖父也做过笔帖式，二人曾为同僚，因而关系融洽。每次相见，各自有尊有让，先互相以满族礼打千问好，然后伸手搀扶，相继落坐，谈话间，时而一同仰面大笑，若有所得。时而端庄严肃，各有所感！我侍立在旁，专候斟茶。也常端详瑚老面容，为中等个儿，非常健硕，修髯童颜，二目有神。看上去，是一位精明强干的人。瑚老也常关心我的学习，并教导道：“青年学生、社会之功臣，国家之栋梁，要好自为之！”语重心长，感人至深。老人声音笑貌，至今尚犹在目前。瑚老的德行当时常有称赞，如：

其貌和厚，其行慈祥。其人不作，其道大光。身虽先我而没，名则历久弥彰。

徐作霖敬题



### 七、好善之心，至死不倦，感人深

站官身体素健，鬢铄过人。偶患疾，被賑群众，便自动赴各庙跪祷，以求站官长寿。虽属迷信，但亦可见站官善行感人之深。

民国十七年，站官病歿。素日受周济者，不期而环哭灵前者，不下数百人。哀声动邻里，行路人等，皆闻之感泣。站官临终犹嘱其子贲、孙祖荫曰：“我死之后，施食三日，以济贫困者；仍日日施米以竟我未完之志愿，违者非吾子孙也。”并又再三嘱曰：捐助慈善会、同善社、养济所款项各若干，馈赠贫困亲戚款项各若干。其好善之心，可谓至死不倦。

站官生于清道光二十九年，卒于民国十六年，享寿七十有九，有人撰联以申敬忱：

济人利物，名播梓里，  
急公好义，褒重枢廷。

邑绅傅广也写诗赞曰：

智足以保身，礼足以事亲，  
义足以教子弟，仁足以济乡邻。

人颂公曰：今之善士，  
吾赞公曰：古之贤人。

巴英额拜题：

梓乡硕望

# 我的曾祖父瑚站官

白瑚威

先曾祖父瑚站官，讳图礼，字福海，满族人，系镶蓝旗巴雅拉氏（谐音为白），祖籍黑龙江，生于道光二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，卒于民国十六年二月二十二日，寿七十晋九。

清雍正年间，先祖随将军驻防来吉林，屯驻伯都讷（扶余）任副署防御。历五代传至高曾祖德成公，有五男二女，先曾祖居长。时一人任职，俸微薪薄，食指众多，生计困窘。先曾祖七岁，出就外付，旋因家贫无力攻读而辍学。曾祖事亲至孝，虽非舞彩庭前已是唯命诺诺。鉴于家境寒窘，乃躬率诸弟赴松花江南岸拾柴，以佐炊火之不足，经年如是。手足为之胼胝。负薪涉渡横江，无言痛累。羨他人子弟就学而不敢多言夜读致贻亲忧。年十五，奉亲命羁旅外祖父家。外祖父家小康，饲牛马。曾祖漂泊二年，饱尝辛酸。但专奉亲命，不敢言归。一日食时，烈马怒庭而逃，时同桌表兄弟四五人而舅父独呼其名令追回逃马。事毕，曾祖慨思，男儿汉应凌云青山天翔海角，岂能寄人篱下、仰人鼻息、苟以求活！当夜从外祖父家出走。年十八考入八旗官学读书，后投效副都统充书记。因精务从公，奋勤耐劳，迭经褒奖官职屡迁，由笔帖式而章京，而站官、仓官，骁骑校佐领以至右翼协领，赏五品顶戴兰翎赏加知府衔。民国七年蒙大总统题

有“急公好义”金底黑字匾额，加给二等紫绶褒章。民国九年，又获奖五等嘉禾章。诸端荣辉，门第大光，乐施好善之名声闻邻里城乡。合家雍睦，其乐怡怡，皆曾祖一人而手擎也。先曾祖循满人旧例，以名代姓，故人皆称之为“瑚氏”。我等孙辈，追沾其德，因而皆呼为白瑚名字，我名白瑚成，兄白瑚炎，弟白瑚力，堂弟白瑚元，悉由是而名焉。

先曾祖抚诸弟极能友爱而督责亦甚严。诸曾叔祖，由共一人维持教诲，皆得食禄，各博官职，家计因之颇丰。而曾祖本人则菲衣俭食，克勤克俭，一如寒素。并常教诸叔祖日应勤奋奉公，勤俭持家，勿须奢靡。虽一文一钱，不应枉用。每生一念行一事，须以“待人三自反”、“处事两如何”两语作为警惕。要省己之用，济人之急，能以诚恒济之，“则天下无不可处之人，无不可成之事”。学吃亏乃吾一生之得力处，汝等应记之行之，以忍谦为宗。

光绪九年补浩色站（新站）站官，历任四年之久。政绩卓越，廉洁奉公，竭诚民生，尤喜赞慈善事业。光绪十一年于该站福庆寺，首当其冲聚资集金导好施乐善之士铸铁钟一口，此钟现存市博物馆。浩色站居民为彰其德以蓝地金字“公正廉明”匾额献之。十四年补逊扎堡站（五家站）站官，该站乃当时吉林将军府至伯都讷副署达北陲黑河之交通枢纽，偶一失慎，贻误机宜职责菲浅。加之地当要冲，贸易频繁，人烟稠密，行行云集，时人皆称之为“难治”。而曾祖父则清廉，自持诚以待人，于民社之生计，教善尽瘁殚精竭诚攀画靡遗无微不至，诚为之“先站民之忧而忧，后站民之乐而乐”。在任十八年政绩显著，舆论翕然，当地民众以黑地红字“正大光明”匾额献之，籍述其德。

光绪二十六年，清俄失和，俄军侵境，奸淫烧杀，民不聊生。黑河一带襁负难民逃至松花江北岸，流亡数万，待哺嗷嗷盈耳。野有饿殍，路有死骨，横尸枕籍，目不忍睹。信息传至逊扎保，曾祖闻悉惻悯之心油然而生。昼夜不休，东西奔走，纠集慈善之士备小米三船欲往赈之。然黑河沿岸，异兵强暴，盗匪纵横。更有甚者，俄兵沿途搜杀，惨无人道。北塞边陲荒野无际，人踪疏稀，逊扎保民壮皆劝阻其勿须前往以免遭不测。而曾祖决然答之：“万人生胜吾一人活也”。竟毅然支身率粮船沿松花江北向，途中频临艰险，曾祖凛然对之。历千难破万险，终于载粮至灾区，悉数赈放全活者夥矣。此历险披艰之事，谈之闻之皆色变心悸。赈灾毕返里，正值年荒谷贵孤寒无而得食，饥号寒几盈巷里。曾祖惻然悯之，遂独力设粥厂一所，日日施食。厂址在东门外老坟边侧。本县赖以活者数百人计，嗣后众请改施粥为施米。每人每日施小米一碗，施米厂在旧东南门街路东侧。风雨寒暑无间，每日施米四百余斤。如是数十年。

光绪二十七年春，鉴于已因贫辍学之苦，倡设义塾一所，延聘教师五人，专课贫寒子弟，授以谋生知识，兼经书等先贤格言。义塾开办近四年，成绩斐然，受益者甚多。嗣以改为学校，义塾停办。曾祖尤善识人、培材，资助邻里亲朋困窘者，同巷邻居索姓子桂林，年青伶俐善有口才，曾祖器之，欲培其为商界栋梁，不惜出巨资，设质当一所，地址在扶余东门外，名“同义当”。使索桂林为经理，以培其材观其效。后索某终成商界巨人。表伯父刘希良，系曾祖甥孙，意赴吉林就学，奈家境贫乏，遂来求资助，曾祖慨然允之，所需经费全部负担，致表伯刘希良终毕业于吉林师范而

执教于扶余中学。如此事例，恕不枚举。曾祖晚年，益尽心慈善事业。冬施棉衣夏施单，使贫寒者夏能避暑冬能御寒。此外尚备有棺木五百具，施以各处无力埋葬者。衣服棺木皆寄存在慈善会，由该会施放。凡所施济，不吝惜，不求报，不追悔，唯行之心所安。凡有赈捐，率能首倡。遇人则言善述善，敬之待人以诚，诸事以忍为宗。行正言正，不愧为人。每每如是数年。

民国十五年冬月染病，经医无效。病笃临终弥留之际，神志尚清明，谆谆囑于先祖父敬之公，囑曰：“我死后施食三日，以济贫困者。仍日日施米，以竟我未了之愿，违者非吾子孙也！”并囑捐助慈善会、同善社、养济所各款项若干，及资助贫寒戚友各若干。曾祖逝世后，先祖父敬之公遵囑施食三日。葬后仍施米三年，直至日寇侵入东北，无力施济而告终。

当先曾祖病笃时，贫民纷纷赴各庙祈祷，愿以身代。曾祖闻之，遣人婉谢。众人皆不之顾。旋闻噩耗，不约而同集祖宅者数百人，环哭庭前，声震屋瓦。先曾祖感人之深如是。故人皆称之为“大善士”。

# 窦柏舟及其女子义学

左永山

随着时光的流逝，一位五、六十年前，在县城创办女子义学而城乡闻名的窦柏舟先生被人们逐渐淡忘了。柏舟先生是我们扶余最早的一位女教师，也是最早创办女子义学的女先生。今天市政协文史委员会征稿，写了这篇《窦柏舟及其女子义学》。此稿主要是根据窦柏舟先生的娘家侄女窦志清和她的女学首批学生，当年的大学长（班长）计英贤的口述整理的。

## 一、从师云峰先生

清朝光绪年间，在当时的新城府南关外，关帝庙东胡同北端的拐角处，有一所云峰学馆（云峰先生，名与贤，祖籍桐城），人们称学馆为左家学房。那是一个三间土平房小院，院里种树栽花，屋里东间南北炕摆书桌，地桌上供奉“大成至圣先师”的牌位；西间北炕也是书桌，南炕是先生的书桌、书柜和行李，墙上挂着字画：“能招过客饮文字，却对真山看画图。”

当时学馆很兴通，学生有三十人左右，只有男生。可是在云峰先生的学生中，唯一的女生就是窦柏舟，她不是到学房去读书，而是在云峰先生家里住着学。

窦柏舟是光绪元年（1875）出生于后朝阳屯的一个农民家庭。她的姑姑是云峰先生的母亲，从小就常住姑姑家，一直到结婚。她自幼聪敏，在这个读书环境的影响下，她也要读书识字，于是云峰先生随带教了她。开蒙读书学的是《百家姓》、《三字经》、《千字文》之类，以识字为主。这些读完了，又读了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，也读一点《诗经》和唐诗。在云峰先生家里读书，对她是有特殊培养条件的，就是随时可问，闲时开讲。云峰先生家里书多，一般的可以随便翻阅，云峰先生并不限制她，如果太深的，就说现在看不懂，以后再学。

窦柏舟很自强，年岁稍长，学煮饭做菜，学针线活，读书总没有间断。她一边纳鞋底子，腿上还放着书来读。由于读书日有所得，和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她读了一些书，自然识了许多字，懂了一些道理，可是读的都是孔孟的书，也深深地受到“三从四德”、“贤淑贞节”之类的封建思想的影响。

## 二、婚后不幸遭遇

窦柏舟二十一岁找了婆家，是南门外候家大船家，丈夫是个木匠，养船之家日子还算充裕。她二十二岁结婚，丈夫也在私塾念过书，因她知文识字明理，公婆丈夫都高看一眼，她按照传统的孝道礼法孝敬公婆，夫妇间也是互相尊重的。她只是干家务活，一天忙到黑。念些书，在这个家庭里似乎没有什么大用处。可是她认识到女人就是这样的归宿。日子好过，生活如意，也就知足了。亲戚家都说她有福。

不料，不幸的事临头了。胡匪把她丈夫给绑票（绑架）了。有人给她家“插签”，逼匪的人，不知是什么缘故忌恨她家，说她家有多少多少钱。胡子找人给候家送信，要的钱太多，须破产才能把人赎回来。先给上点“小项”（送大烟土、烟卷儿等礼物），再张罗钱。胡子们等急了，就加劲折腾“秧子”（被绑架的人），打发人来说情况严重，须马上去交钱物。可是没等钱张罗够，传出信来，人给打死了。胡子也挪地方了。这天上掉下来的大祸，害得窦氏悲痛欲绝，灰心丧气，流泪度日。这年她才二十四岁，过上了孀居生活。她思前想后，前途暗淡，就一心要出家去，以为人间的灾难只有神佛才能搭救。于是对公婆说：“我命不好，给这个家招来灾难。我没儿没女，也不能在家孝敬公婆了。可是我不能改姓，还是候家的人。我要上庙出家去。”公婆不能改其志，就先送她回娘家去。回到朝阳屯，她对娘家人也表白了自己的心愿，娘家人也只好听其自便了。

她的去向决定了，要上山西五台山尼姑庵去。因先些时候，新城府来过从五台山下来的僧人化缘（求索捐款）的，说五台山怎样怎样好，是四大佛教名山之一，山上寺庙很多，大寺有佛光寺、塔院寺、显通寺、殊像寺、菩萨顶等等。男女僧尼众多。一年香客游人不绝。风景优美，夏季清凉，真是修行的好地方。这样就引出她上五台山出家的念头。主意一定，非去不可。娘家婆家都为她拼凑路费，并做了尼姑服装，由其家兄陪伴护送上路。路上难行，车船更换，有时步行，走了一个多月，好不容易才到了五台山。进到庵院，方丈问她出家缘由，她说丈夫去世，一心要守节修行。问家中情况，知道不是贫苦走投无路的。方丈婉言说：



“在家修行同样能够得道修成的，何必不远千里而来呢？”苦苦恳求也不留。其实庵内年年收入有限，不喜欢多收出家的人。就这样大庙不收、小庙不留，在山上参拜各佛寺后，大失所望地返回家乡。往返两个多月，路上受了不少苦，白花了不少盘费。

从五台山回到朝阳屯，她没有再到别处出家。她以为命苦的人到哪里也是如此，真不如在家修行了，娘家人在大庙南边给她盖了两间土平房，，就在那里独居修行了。

原来她的名字不叫柏舟，自从她丈夫死后，矢志守节，引用《诗经·邶风》诗句，改名柏舟，以周代卫国共姜守义自况。传说卫国太子共伯早亡，他的妻子共姜守节，父母想让她再嫁，她作《柏舟》一诗自誓守义不嫁。由此看来龚氏自名柏舟，也是自誓守节之志坚定不变的。

同时，她用婆家的姓，给自己起了个“法名”候悟本，意思是从根本上觉悟了。象个居士的名字，其实她就要做个居士了。她吃了素，经常穿深灰色的长衫。吃烧由娘家供应，有时婆家也给接济。娘家有几个女孩子，轮班来给她作伴，帮助干活。可是这位居士，不是天天念经拜佛，她只供一张观音菩萨画像，希望菩萨能搭救苦难的众生。她好象意识到上五台山去，那么多寺庙、神佛、僧尼并没有留下她这样一个命苦的、又一心一意去求神慕道的远方女子。就又寄希望于观音菩萨了。后来，有几年同一位老太太合伙纺线，织家机大布来维持生活。可是好景不长，由于英国花旗布的打入中国，顶了家机大布，织了卖不出去，只好停下来。她为消除忧伤和孤独感，又读起书来，时常进城到云峰先生家去，看书借书，问字问事，自修读书使她生活更加充实了，